

軍事奇才

關麟徵縱橫沙場

(下)

● 王培堯 · 王健

共軍被打焦頭爛額

共軍東征失敗，殘部在東北軍抵制統率部命令下，掩護其遁回陝北，暫時無力蠢動。但留在川西的張國燾、徐向前的「第四方面軍」三萬五千人，和賀龍、蕭克的第二方面軍五千人，卻北進侵入甘肅，企圖經河西走廊進入新疆。

中央接獲情報後，於一九三六年冬任關麟徵為第十一縱隊司令官，統率王耀武、李及蘭、沈久成的三個師和他統領的第三十五師入甘，向天水進擊，配合胡宗南的第二縱隊作戰。

入甘的共軍分兵兩路，右路軍賀龍、蕭克的「第二方面軍」，進軍路線為出甘省的岷縣、靜寧、出海原一帶甘北地區，

與陝北的共軍取得聯絡，並掩護「第四方面軍」渡黃河西進。該軍出發後，起初頗為順利，但到了天水，被胡宗南部痛擊，損失很大，祇好向靜寧以北地區急遁，無法掩護「第四方面軍」西進的任務。

左路軍張國燾、徐向前的「第四方面軍」人多勢眾，攻佔會寧、靖遠，製造渡河工具，積極渡河。

陝北的共軍也派彭德懷率部進至同心、海原一帶，徐海東率部進至打拉池地區，策應「西進」之師。

因為共軍製造渡河工具，需時甚久，於是中央乘此時機，加強堵截剿滅的調度，一面以空軍監視渡口，一面調胡宗南、關麟徵、朱紹良、毛炳文各部進剿。

關麟徵到達秦川附近，王耀武等三個師，各自佈防，他僅率第廿五師進入靖遠

以南地區（蘭州以北，黃河南岸），正準備與張國燾部決戰，十一月十日左右，卻受到共軍張國燾部襲擊。他以優勢的裝備和旺盛的士氣，當予來犯的共軍迎頭痛擊，並且乘共軍敗退，猛追不捨，向共軍盤據的「二百戶」、「四百戶」一帶，連夜攻擊，使其無法喘息，受到極大傷害，天亮後全面潰退。

共軍為了反擊關部，挽回頹勢，特派陳再道為反擊司令，糾集殘餘兵力，佔據車家川一帶，佈置袋形陣地，準備以逸待勞，圍困追擊的關軍。

關師的梁愷一旅追入車家川山地，立即被陳再道的共軍圍住，兩個團失去聯絡。關軍應付共軍的袋形陣地，早有經驗，梁愷不慌不忙的以「一四五團」佈下梅花形圓陣，一再擊斃來犯共軍。共軍原想以

(下) 關麟徵縱橫沙場

大吃小，以大海戰術將梁愷的一個團吃掉，但是制不住梁師的還擊，破不了梅花圓陣，徒增傷亡。

與梁愷失去聯絡的「一四六團」聽聽槍聲，知道了「一四五團」的位置，主動的向槍聲密集處趕來，形成內外夾擊共軍之勢，將陳再道的反擊之師打得落花流水，倉皇逃去。

關師的另一旅張耀明部，追逐另股殘餘共軍到紅堡子和大爐子一帶。與梁旅會合後，繼續追擊到拉拉池（寧夏邊境），才鳴金收兵，入靖遠城整補。

張國燾「第四方面軍」的西進之師尚未渡河的，被關麟徵師打得焦頭爛額，再受到胡宗南部等國軍的壓迫，只好向東北逃竄，靠近徐海東的接應之師，然後由拉拉池、海原、同心向東移轉，靠近陝北「蘇區」。

已渡河的歸徐向前、陳昌浩指揮，約一萬人，成為孤軍深入，由景泰沿長城經過古浪時，被馬步芳的騎兵徹底擊潰。只剩幾百人，逃往新疆；也有零零星星逃回陝北「歸隊」的。

共軍的「西進計劃」徹底破滅。正當共軍龜縮陝北，不難被國軍犁庭

掃穴之際，卻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震驚國內外的西安事變，這時，他正在賀蘭山麓的蒙古阿拉善旗，得知最高領袖被劫持，痛哭流涕。不久，他又獲悉張學良及楊虎城，派代表至銀川，拉攏寧夏省主席馬鴻逵，聯盟抗拒中央，因為馬鴻逵對胡宗南有意見。而他與馬鴻逵相處融洽，乃親至銀川，動以道義利害，促馬鴻逵擁護中央。並說：「如主席與張、楊合流，就請將我扣留，如一本初衷，擁護中央，請扣留張、楊的代表！」馬鴻逵的叔父此時在旁，力促馬鴻逵、關麟徵結拜為兄弟，忠誠協力報國。馬鴻逵聞言馬上跪下，關麟徵也跪下，對天盟誓，結為兄弟。並表明事變未解決前，絕不離開銀川，以示與馬同進退。大義凜然，使馬家軍穩住，增加了對張、楊的壓力。

奇襲日軍全勝而歸

抗戰開始，關麟徵升任第五十二軍軍長，轄第二、第廿五兩個師，奉命防守保定、滿城、高陽、完縣。據北平之日軍突出奇兵西進，渡永定河，據蔚縣、涑源，有乘虛入山西之勢。我原駐平津之孫連仲、曾萬鍾兩部奉令調赴山西，不料日軍聲

東擊西，由北向南，直撲保定，關麟徵兵力單薄，火力配備不足，苦戰四晝夜，犧牲慘重，卒將日軍兩翼突破，被迫退守漳河。一九三七年十月，關麟徵的五十二軍劃歸湯恩伯指揮。日軍十四師團主力由肥鄉、成安、臨漳向我軍進犯，以便衣隊混雜於難民群中，偷渡漳河，將東、西保漳一帶的高地佔領，後續部隊也源源到達，十月廿一日，五十二軍奉令攻擊來犯日軍。

關麟徵指揮第二師鄭洞國、廿五師張耀明部，以及八十九師王仲廉的一部，奮勇猛攻強敵，他本人也到第一線督戰。雙方在東、南保漳一帶高地，形成拉鋸戰，失而復得數次之多，戰況慘烈。擔任主攻的廿五師犧牲重大，團長曾謙在杜家崗與日軍肉搏時，死於敵人軍刀之下；另一團長鄭明新身先士卒而負重傷，但始終保持堅忍求勝的精神，苦戰三日三夜，使強敵受挫，於廿三日倉皇北撤，獲得最後勝利（日軍十四師團的兩個聯隊長發表有回憶錄，自承此役確係受挫撤退）。

關麟徵於雙方苦戰疲憊之餘，獨出奇謀，密令張耀明自廿五師中選拔精銳，由營長梁智偉率領，奇襲邯鄲的日軍機場，

中 燒毀飛機十餘架，並將日軍守備隊全部擊斃，擄獲械彈器材，全勝而歸。

台兒莊血戰勝強寇

誌 雜 外

一九三八年三月廿四日，我軍與日寇展開台兒莊大會戰。台兒莊位於魯南嶧縣東南部，是個大寨子，東西寬約二公里，長僅一公里許，有堅強的土石寨牆，六個莊門，十二條街，九座大碉樓，七十多座小碉樓，三千四百多戶人家，向西北通黃河，下東南通長江，西去四華里就是津浦鐵路棗趙線的北站，西南去六華里就是南站，形勢險要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迎戰策略，以孫連仲軍團的第卅一師池峰城部固守台兒莊，誓死不退，吸引日軍主力，以湯恩伯第廿軍團的第五十二軍（軍長關麟徵）及八十五軍（軍長王仲廉）為包圍之師，自敵後夾擊。湯軍已偵知日軍已進抵棗莊附近，湯軍團長即令第五十二軍為主攻，所屬二十五師張耀明、第二師鄭洞國之一部，將攻擊箭頭指向棗莊一帶敵人，逐村攻擊，因日軍頑抗不退，關麟徵下令火攻，用樓梯在屋頂放火，始將日軍逐次殲滅。

此刻孫連仲部，在臺兒莊各村落，發

生極猛烈的韌性拉鋸戰。四月四日，當我軍據守臺兒莊最危急時，五十二軍四日晚間，迂迴向西北挺進，脅迫棗嶽敵軍的背後，造成四月六日底閣揚樓大捷。五日晚，關軍與王仲廉軍合圍，日軍以坦克掩護突圍，我軍以火力封鎖，將突圍日軍全部消滅。日軍突圍不成，增固村落守備，臺兒莊東北地區只有少數小山丘，一片平原，攻擊部隊缺乏地形地物掩護，而且白天敵人空軍非常活躍，唯有夜暗作戰。關麟徵把握敵人弱點，以「搧風點火」的戰法，部隊是晝伏夜出，突破一個個的村莊，利用風向就爬高放火燒屋，然後逐步進攻，日本赤柴聯隊，就是這種方法下全部殲滅的。

六日晚八時，我軍全線反攻，五十二軍在外圍，截斷敵人攻擊，把來犯的磯谷、板垣兩個精銳師團五萬餘人，澈底失敗，僅殲滅在臺兒莊戰場的日軍就有三萬餘人。其間孫連仲部池峰城的堅守，王仲廉配合作戰，而居功最偉是五十二軍張耀明、鄭洞國、陳大慶諸將校。是役後，關麟徵積功升三十二軍團軍團長。

智謀擊敵長沙大捷

台兒莊會戰後，關麟徵奉令率卅二軍團集結武漢附近。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，日軍第九師團在九江登陸，攻向瑞昌、陽新一帶張發奎防地，關麟徵奉令率部馳援，他即往見張發奎，獲知前線傷亡甚大，李仙洲軍苦撐告急，他奉命接替李仙洲防務，於是他親臨前線，考察敵軍動態，山勢地形，命五十二軍軍長張耀明，在瑞昌依山勢佈成一個棋盤形陣地，按山頭大小分配兵力，每一個山頭都能獨立對三面作戰，利用地物構築工事。主陣地後方，每個山頭控制相當兵力的預備隊，再將總預備隊分開於適當位置。某一個山頭被敵機轟炸，或大砲轟擊了，就是被進攻的訊號；防守部隊與左右相連的山頭守軍，都要作戰，由於他部署周密，出敵意表，來犯日軍每天遇到的都是新接防的生力軍，攻擊十天，寸土未得，傷亡慘重。日軍增兵猛攻，五十二軍奮戰不懈。關麟徵患惡性瘧疾，病倒戰場，仍然躺在擔架上，抬到前線督戰。所屬張耀明、梁愷、趙公武、張漢初等軍師長，也都夙夜不懈的挺在前線，與士卒同患難共甘苦，堅守各山頭將近一月之久，日軍始終未能突破。

後來因為傷亡過大，急需整補，乃奉

中令移防，調往湘北整訓。

一九三八年秋，關麟徵因功升任第十五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代總司令，指揮張耀明的五十二軍等三個軍，九月，日軍首畑俊六率十萬之眾，分三路進犯長沙。左路仍由通城向長壽街進犯我軍右側，正面仍由岳陽南下，進犯我新牆河陣地；右路由飛機、軍艦掩護，利用洞庭湖水路，在營田登陸，迂迴我軍左翼側後，來勢凶猛。

我軍右翼由夏楚佈防，正面由張耀明軍設工事抵抗，力殲來犯之敵，主陣地始終未被突破。惟有左翼陳沛軍的羅奇師，在強敵海、陸、空猛烈奇襲之下，較難支持，有不得不退的苦處。

關麟徵據報後，即著手退到汨羅江南岸部署第二線抵抗。為免撤退倉促，步調紊亂，為敵所乘，特別下令羅奇務必死守，雖戰至一人，在未獲撤退命令之先，絕不可退。羅奇了解他的決心，一面轉達死守命令，一面親赴前線督戰，終於穩住陣腳。張耀明的正面軍得以安然撤調到汨羅江防線，右路的夏楚軍，也能不辱使命的力拒來犯之敵，而奉命來援的李覺、彭位仁、歐震三個軍也已先後到達湘北，歸他指揮。

十月二日，他率集團軍司令部到達長沙附近撈刀河南岸的水安市時，接到蔣中正委員長命令，六個軍全部立即向已進展到長沙近郊的敵軍進攻。

他奉命後，行動迅速、確實、一致，立即以無線電傳達命令，並派專人以快馬傳達書面命令，務必當天到達各軍軍部。

六個軍接到命令，一致從兩翼迂迴，向敵軍反攻，激戰數日，敵軍全部潰退，遺屍累累，死傷萬人以上，我軍獲得全勝，是為長沙大捷。

此役，使關麟徵真除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。

一九四〇年，他調駐雲南南部，番號改為第九集團軍，仍任總司令，統轄張耀明的第五十二軍及黃維的五十四軍。奉令鞏固西南邊防。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，日軍一直未敢稍越雷池，他也未再於戰場上大顯身手。

抗戰勝利後，他奉令出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，但雲南情勢不穩，突告變卦，中央把省主席龍雲調為軍事參議院院長，任命關麟徵為雲南警備總司令，就任不久，昆明發生大學潮，由中共職業學生及左傾教授發動，抗議法幣貶值及物價飛漲

，不料雲南省黨部派至現場監視的便衣隊打死了幾名學生，造成慘案，關麟徵自責，自願「停職議處」。一九四六年春，奉令出任陸軍官校教育長，翌年升任校長，當時在陸軍官校受訓學生，計二十期、二十一期及新入伍的二十二期，分步、騎、炮、工、輜、通、戰等科，分駐成都北較場、南較場、西較場、皇城，另新都、雙流各督練區。又赴西北七分校視察，保留優點，改革缺失。

不久，中共叛亂擴大，戰火又起。一九四八年八月，關麟徵奉調陸軍副總司令，仍兼陸軍官校校長。一九四九年春升任陸軍總司令，但大陸剿共局勢逆轉，他已無能為力，退隱香港，避門謝客，中共及第三勢力再三勸說，不為所動。因與陳誠不合，未能來台。一九七五年四月，蔣中正總統辭世，星夜來台奔喪，與黃杰在機場抱頭痛哭。一九八〇年八月一日因心臟病在港逝世。

得罪陳誠未能來台

關麟徵作戰，能正確判斷敵情，立下決斷，隨機應變，具天賦指揮長才，為天才型的將領。而他的個性則率真剛直，明

辨是非。外型則人高馬大，方面大耳，聲若洪鐘，威而又猛，為典型的關西大漢。但胸無城府，不擅權謀，抗戰後期，與軍界要人陳誠發生無法疏解的誤會，使他在蔣中正面前漸不受重用。

當我軍反攻緬甸時，陳誠任遠征軍司令長官，下轄黃杰、杜聿明、關麟徵三個集團軍。一天，他奉令保荐一人接替五十四軍軍長黃維的遺缺，因五十四軍與陳誠有淵源，乃親見陳誠請示人選，陳誠問他的意見，他說：

「該軍副軍長傅正模，資歷雖深，但不善戰。該軍師長關漢騫能力頗佳，但才升任師長不久。可否令我的副總司令張耀明先行兼任，經過數月之後，再由張耀明保薦關漢騫升任軍長。請裁決。」

陳誠笑允，認為這個過渡辦法很好。他照此意呈復軍政部，不久命令發表了，張耀明兼任五十四軍軍長。

可是，兩個月後，有人密告蔣中正「關麟徵大事更動五十四軍人事，以致人心惶惶」。他向張耀明查明，並未更動一人，於是呈復了事。

不久，他又奉到軍政部何應欽部長令：「張耀明因病辭職，請另選軍長一人。」

「他再向張查問此事，張說：『並未因病辭職。』」

因此二事，他懷疑是傅正模搞的花樣。於是向陳誠電呈，如不將傅正模查辦，即准他辭去集團軍總司令職務，但無結果。他又親自拜訪陳的辦事處長劉仿舟，說明原委，請他轉呈陳長官，保證要張耀明自動辭職，保薦關漢騫升任軍長；但請予傅正模記過處分，以維持顏面，也無結果。

不久，陳誠由湖北到昆明，他和宋希濂、杜聿明等人親往機場迎接，陪同前赴官邸。他又向陳當面提起此事，陳未加理睬。他情緒激動，當場發作，痛斥此兩次怪事的原委，並請陳撤去他的職位。言辭態度，超出長官部屬的禮數，使陳誠當面難堪，宋、杜為之不安。

陳誠受此氣惱，加以胃病復發，乃辭去遠征軍司令長官職位，後來出任軍政部長、參謀總長。

他與陳誠之間的過節漸為人知，再加上昆明學潮事件，他給人的印象是長於軍事，拙於政治。

其實他精研易經，長於草書，勾玄功力，比美于右任，在軍中與黃杰的能詩畫

聲一時。

晚年隱居香港時，曾書贈朱橋聲一詩云：「解甲還初服，常懷楚客憂，憤作董狐筆，正義凜千秋。」

不但鐵筆銀鉤，龍飛鳳舞；而且也藉此感懷明志啊！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本誌四一期第十七頁第十五行應為「：我辭不了，祇好於『一九四八』年初離開第五署：」誤排為「一九四七年」特此更正，敬請讀者指教。

△第十九頁中欄倒數第四行，最下面：「譎張」多幻，意思是：故意誇大其詞，說謊話騙人的意思。

△第二十三頁內文第一行應為「謝副總統東閔先生：……宵『肝』從公……」誤排為「宵『肝』從公」，特此更正，感謝孫如晨先生來電指正。

△第二十九頁照片說明①應為：「海軍總司令第一任參謀長周憲章將軍。」誤排為「海軍第一任總司令周憲章將軍」特此更正，謝謝陳降任將軍熱心指正。